

权近《奉使录》所载京津冀运河风物考述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奉使录》是权近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出使明朝时的见闻记录,收录了其沿途所作的诗文,是研究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权近在前往南京途中,从通州沿大运河南下至扬州,由此渡江到达南京。在其《奉使录》中,留下了众多有关京津冀运河风物的记载和描述。这些记载可与地方志等史料相互印证,弥补其缺憾和不足,对于我们研究元末明初京津冀运河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权近;《奉使录》;明代;京津冀运河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10(2021)04-0007-05

DOI:10.13834/j.cnki.czsfxyxb.2021.04.003

权近(1352-1409),字可远,思叔,号阳村,权溥之孙,权准之子,高丽王朝末期、朝鲜王朝初期著名文臣、学者。高丽恭愍王十七年(1368)文科丙科及第,历任艺文应教、成均馆大司成、礼义判书等。朝鲜开国后,历任大司成、中枢院使等,谥号“文忠公”。他精通性理学,与郑道传一起被称为朝鲜王朝初期朱子学的“双璧”。著有《入学图说》《周易浅见录》《四书五经口诀》《礼记浅见录》《奉使录》《东国史略》《阳村文集》等^[1]。《奉使录》是权近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出使明朝时的见闻记录。权近《奉使录·序》载:“记奉使所历之地,所见之事也。”^{[2](P45)}该书以诗歌形式记述所历之地、所见之事,且在诗末或诗序中,以注文的形式述其见闻,是研究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权近前往南京朝贡所行路线,由平壤至辽东,再至北平,然后在通州沿运河由水路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宁、徐州、宿迁、淮安、扬州至南京;而返回时,亦由南京水路经淮安,再改陆路,由沭阳、宿迁等地进入山东境内,在蓬莱乘船至旅顺口,再走陆路,渡鸭绿江,返回高丽。《奉使录·序》载:权近离开高丽后,“逾鸭绿江,渡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2](P45)}这是权近赴明的路线。其返回高丽,又“由淮而北,过

齐鲁之东,以涉渤海。”^{[2](P45)}往返里程达万余里,历时四个月左右。在其《奉使录》中,留下了众多有关京津冀运河的记载和描述。本文以权近《奉使录》为视角,结合地方志等史料,对其所载驿站、河道、城池等运河风物进行分析和考证。

一、权近《奉使录》所记通州运河风物

洪武二十二年(1389)七月十八日,权近一行在辞别北平的燕王后,抵达通州。《奉使录》云:“通津驿发船,古之桑乾渡,今谓之白河,亦名潞河。”^{[2](P66)}诗云:“晚出城东路,宵登水上舟。身从千里至,心共一河流。浩渺天光远,澄明夜气浮。吾生同泛梗,踪迹自悠悠。”^{[2](P66-67)}

记文中提到的“通津驿”,即“潞河水马驿”,明弘治年间,朝鲜人崔溥《漂海录》记载:“二十八日,至北京玉河馆。是日晴。舍舟乘驴,过东岳庙、东关铺,至潞河水马驿,一名通津驿,中门大书‘寰宇通衢’。驿西有递运所,西北有通州旧城。通潞亭在城之东南,东抱白河,白河一名‘白遂河’,或谓之‘东潞河’。”^[3]明景泰年间,日本僧人笑云瑞所撰的《笑云入明记》(又名《允澎入唐记》)记载,景泰四年(1453)九月二十五日,抵达通州“通津驿”,“马船、快船、孔船、站船、运粮船等四来,诸船皆系于此。”^{[4](P204)}

收稿日期:2021-10-09

基金项目: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山东运河河政、河工与区域社会研究”,编号:No. 16CZS017;2020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研究”,编号:No. 20CWYJ39。

作者简介: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这里的“通泮驿”指的就是“通津驿”。同书记载归程情况说：“(二月二十八日)午前出会同馆,马六十匹,骡四十匹,驴一百匹,车一百二十两(辆),晚至通州通泮驿。”“三十日,朝辞通泮驿登船,晚泊张家湾。”^{[4](P216)}明嘉靖年间,日本僧人策彦周良在其《入明记·驿程录》中记载:“通津驿,自和合至通州一百里,此间有张家湾。”^[5]万历《顺天府志》卷二《营建志·邮舍》记载潞河水马驿在旧城东关^[6]。康熙《通州志》卷二《建置志》记载潞河水马驿:“在旧城东关外潞河西岸,康熙三十四年,裁并和合驿。”^{[7](P111)}

权近在记文中提到“白河”亦名“潞河”,这在地方志中亦能找到相关记载。康熙《通州志》卷一《封域志·山川》记载潞河:“源出密云县雾灵山,而潮河川水自塞外注之,南流经州城东北会浑、榆诸河,凡三百六十里,至直沽合卫河入海。《元史》所谓通州运粮河是也,盖白、榆、浑三河合流,故张家湾以‘合河’名驿;元时,海运亦出直沽入白河,乃运渠咽喉也。……俗名‘白河’,以两岸沙白寸草不生故名,俗又呼为‘外河’。”^{[7](P81)}乾隆《通州志》卷一《封域志·山川》记载潞河:“一名白河,古鲍邱水,……《元史·河渠志》云:白河在灤州东四里,北出通州潞县,南入于灤州境。《太平寰宇记》云:潞河,一名沽河,一名鲍邱水,北自檀州密云县界流入。……《方輿纪要》云:白河源出宣府龙门所东滴水崖,东流入密云县北之石塘岭,过县西入通州界,其支流亦从石塘岭过怀柔县西顺义县东,入通州东境合焉,东南迤灤县武清东而入直沽,合卫河入海。《明一统志》云:白河自密云县合,与潮河合流至通州入直沽,一名‘白遂河’。”^[8]清人王履泰《畿辅安澜志》之“白河”卷二《原委》记载:“白河南流入通州北境,自此以下通得潞河之名矣。……《畿辅通志》:白河,即北运河也,亦名‘潞河’;《武清县志》:白河,即‘北运河’也,俗又呼为‘外河’,又南流迤通州旧城北关石坝外,则有富河之水自西北注之。”^{[9](P1272)}由权近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明洪武年间,白河作为北运河的一段仍然可以通航。

二、权近《奉使录》所记天津运河风物

洪武二十二年(1389)七月十九日,权近一行抵达直沽里,赋《十九日到直沽里》诗,该诗标题写道:此地为“南、北二河合流入海处也”。^{[2](P67)}又自注云:“北河顺流而下,南河逆流而上。”^{[2](P67)}这里的“二河”指的是前文所提到的“白河”和“卫河”,亦即明清时期的“北运河”和“南运河”。对于二河特殊的流向,

权近观察得可谓十分准确。其诗云:“劳劳驰传容,喜此乘画船。打鼓橹声发,长河云水连。樯乌疾于马,昼夜飞风前。倏忽数百里,换舟驿楼边。日暮开流上,又烦人力牵。谁知朝宗意,与水俱沛然。”^{[2](P67)}

直沽,古地名,金元时称潞(今北运河)、卫(今南运河)二河会合处为“直沽”,在今天津市区狮子林桥西端旧三岔口一带,为天津聚落最早兴起之地。延祐三年(1316),置海津镇;明永乐二年(1404),筑天津城,为南北漕运和海运的咽喉。元时由于直沽聚落的发展,专称旧三岔口一带为“小直沽”,称其东南海口附近一带(今天津市东南海河北岸)为“大直沽”^[10]。权近在诗文中提到“直沽里”为“南北二河合流入海处也”。这里的“直沽里”应该指的是“小直沽”。《畿辅安澜志》“卫河”卷二《原委》记载:“直沽在(天津)府城北,南则卫河合南路之水,北则白河受北路之水,西则丁字沽受三角淀之水,皆至城东北三岔口合流东注,旧名‘小直沽’,其东南十里曰‘大直沽’,今亦谓之海河、南北运、淀河之会流也。”^{[9](P847)}康熙《静海县志》卷一《分野志·山川》记载:“大直沽在县东北一百里;小直沽在县北九十里,即今天津置城处。”^[11]康熙《天津卫志》卷一《形胜》记载:“(卢沟河)经太行山入宛平县境,出卢沟桥下,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二派:其一流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经固安至武清县小直沽与卫河合流入海。”^[12]《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历代州域形势八》记载:“今河间府静海县北九十里‘小直沽’是也,卫河合白河之水由此入海。”^{[13](P394)}同书卷一百二十九《川渚六·漕河海运》:“又北经静海县东,当漳卫诸川入海之处,所谓‘小直沽’也,天津卫在焉,为畿辅噤喉之地,元人海运至大都者皆集于此,明初亦因其制,今漕运之达京师者亦未尝不自天津而北也。”^{[13](P5777)}

权近在注文中提到的“北河顺流而下,南河逆流而上”,这在相关史料中亦能找到依据。明人谢肇淛《北河纪》卷一《河程记》记载:“(德州之良店驿)七十里至吴桥县之连窝驿(在县东五十里),七十里至交河县之新桥驿(在县东五十里俗名泊头驿),七十里至沧州之砖河驿(在城西南),七十里至兴济县之乾宁驿(在城西),七十里至青县之流河驿(在县北四十里),七十里至静海县之奉新驿(在城西),一百里至武清县之杨青驿,是为天津入于海,自此而北复为逆河矣。”^{[14](P28)}《畿辅安澜志》“永定河”卷一《原委》记载:“《一统志》:直沽在天津府城北,南则卫河合南路之水,北则白河受北路之水,西则丁字沽受三角淀之水,皆至城东北三岔口合流东注;旧名‘小直沽’,其

东南十里曰‘大直沽’，地势平衍，每遇霖潦，群流涨溢，茫无涯涘，故有‘大直沽’之名；又东南为大沽口，众水由此入海，即《通典》所谓‘三会海口’也。《畿辅通志》：三岔河在县东北，本名‘三汉口’，亦名‘三汉沽’，海河南北运河之会流也；自天津东北三汉口，迄大直沽口，长一百二十里，溪广崖深，奔流湍驶，潮汐迎之，则逆行而上，所谓逆河是也。”^{[9](P23)}

三、权近《奉使录》所记河北运河风物

根据《奉使录》的记载，权近前往南京朝贡所行路线，由平壤至辽东，再至北平，然后在通州沿运河由水路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宁、徐州、宿迁、淮安、扬州至南京；而返回时，亦由南京水路经淮安，再改陆路，由沭阳、宿迁等地进入山东境内，在蓬莱乘船至旅顺口，再走陆路，渡鸭绿江，返回高丽。明初官修的《寰宇通衢》一书记载了当时南京至北京的水路行程：“龙江水驿九十里至龙潭水驿，五十五里至仪真水驿，七十五里至广陵水驿，四十五里至邵伯水驿，六十五里至孟城水驿，六十里至界首水驿，六十里至安平水驿，九十里至淮阴水驿，六十里至清口水驿，九十里至桃源水驿，六十里至古城水驿，六十里至钟吾水驿，六十里至直河水驿，六十里至下邳水驿，六十里至新安水驿，六十里至房村水驿，七十里至彭城水驿，九十里至夹沟水驿，九十里至泗亭水驿，九十里至沙河水驿，六十里至鲁桥水驿，七十里至南城水驿，一百二十里至开河水驿，七十里至安山水驿，七十里至荆门水驿，八十里至崇武水驿，八十里至青杨水驿，七十里至清源水驿，八十里至渡口水驿，八十里至甲马营水驿，九十里至梁家庄水驿，七十里至安德水驿，八十里至良店水驿，七十里至连窝水驿，七十五里至新桥水驿，七十里至砖河水驿，七十里至乾宁水驿，七十里至流河水驿，六十里至奉新水驿，六十里至杨青水驿，一百二十里至杨村水驿，九十里至河西水驿，一百里至和合水驿，一百里至通津水驿，四十里至北京会同馆。”^[15]明人王鸣鹤《登坛必究》卷三十一《漕河水程》记载：“自通州至仪真三千里，凡为驿四十有二：通州潞河水马驿至本州和合驿一百里，和合驿至武清县河西驿九十里，河西驿至本县杨村驿九十里，杨村驿至本县杨青驿八十里，杨青驿至静海县奉新驿一百里，奉新驿至青县流河驿七十里，流河驿至兴济县乾宁驿七十里，乾宁驿至沧州砖河驿七十里，砖河驿至交河县新桥驿七十里，新桥驿至吴桥县连窝驿七十里，连窝驿至德州良店驿七十里。”^[16]权近沿途经过了众多驿站，仅运河沿

线就有通州通津驿、河间府流河驿、沧州砖河驿、吴桥县连窝驿、德州安德驿、汶上县开河驿、济宁州城南驿、鱼台县谷亭驿、沛县泗亭驿、徐州夹沟驿、房村驿、邳州下邳驿、宿迁县钟吾驿、淮安淮阴驿等。权近所经之地的驿站，明朝中后期多有撤并。这一点在南直隶范围表现尤为明显^[17]。但总体来说，北直隶境内的驿站变化不大。除通州通津驿外，权近在其《奉使录》中还提到了河间府流河驿、沧州砖河驿、吴桥县连窝驿三处驿站。

离开直沽里之后，权近一行抵达河间府流河驿。其《过流河驿》诗云：“混混河流浊，荒荒岸草长。随人牵彩缆，远客逐牙樯。水逝嗟浮世，云横望古乡。百年能几日，奔走鬓毛苍。”^{[2](P67)}河间在秦时设驿亭，汉时，设驿传，唐宋时，设驿站，元代时，设“站赤”（驿站）。明嘉靖十九年（1540），河间府辖境内有瀛海驿、东光驿、阜城驿、富庄驿、乐城驿（献县）、鄆城驿（任丘市郑州）、辛中驿（任丘）、连窝驿（东光县连镇）、新桥驿、砖河驿、乾宁驿、流河驿、奉新驿等驿站^[18]。嘉靖《河间府志》卷四《宫室志·公署》记载流河驿：“在（青）县东北卫河西岸，久废；永乐二年，知县孙安改造。”^{[19](P123)}《北河纪》卷一《河程记》记载青县流河驿在县北四十里^{[14](P28)}。《大清一统志》卷十七《天津府·关隘》记载流河水驿：“在青县东北流河镇，明永乐二年置，今有驿丞，南至乾宁驿七十里。”^{[20](P655)}明清两代方志中均记载流河驿为明永乐二年（1404）设立，但根据权近的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就已有“流河驿”的存在，这对考证其历史变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离开流河驿后，权近一行抵达沧州长芦县。其《过沧州长芦县》诗云：“日出河雾空，舟中睡初起。夜行问几程，忽已将百里。盥栉倚船窗，飒然风来水。节序逝如流，我行靡所止。泛泛远乘查，恋恋思陟岵。时□望东南，迫意满江滨。”^{[2](P68)}“长芦”为沧州的别称，其历史悠久。北周大象二年（580），置长芦县，属章武郡，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西四里南运河西岸（长芦故县所在地）。唐开元十六年（728），移州治于永济渠东一里（即今沧州市区）。北宋熙宁四年（1071），废为镇，入清池县。乾隆《沧州志》卷十三《古迹》记载长芦废县：“旧志作长芦城，在旧沧州西北四十四里，《河间府志》：汉为参户县地，宇文周大象中，置长芦县，盖以水傍多芦苇而名。隋初，郡废，县属瀛州；开皇十六年，又置景州于此；大业初，州废。唐武德四年，复置景州治焉，旋陷于刘黑闥；明年，黑闥平，复为景州，兼置总管府于此。贞观初，州

废,改属沧州;《唐志》:旧永济河西;开元十六年,移治河东。”^{[21](P525)}原来的“长芦故县”在宋代熙宁四年以后被废为镇,延祐元年(1314),徙州治于此。乾隆《沧州志》卷十三《古迹》记载:“宋仍属沧州,熙宁四年,省为镇,属清池,元迁州于此;山东群盗毛贵等陷清沧二州,据长芦镇,时未有城,故仍以镇为名。”^{[21](P525)}《读史方輿纪要》卷十三《直隶四·河间府》记载长芦镇:“即故长芦县,明初置长芦都转盐运使司,在今州治西南。”^{[13](P637)}元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元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毛贵陷沧州据长芦镇,无奈又搬回清池县(即沧州旧治)。明朝初年,属河间府,州治由清池县迁于长芦(即今沧州市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仍称“长芦”,但并非原来的“长芦故县”,而应是唐开元十六年(728)州治所迁之地。关于沧州迁治于“长芦”的时间,地方志中有洪武元年(1368)、洪武二年(1369)六月、永乐初三三种说法。根据权近的记载,明洪武年间,沧州州治就已经迁于“长芦”。

离开沧州市城后,权近一行抵达砖河驿。其《过砖河驿燂汤洗澡》诗云:“落日下洲渚,水夫来递舟。垂杨阴庭户,古馆何清幽。燂汤洗尘垢,两夜风嗖嗖。黄昏牵百丈,又溯河之流。江空烟雾消,水阔星辰浮。偃息拖床底,画夜行不休。但知道路远,未觉跋涉忧。松山数千里,回首良悠悠。岂无感时念,惻惻生旅愁。王事信靡盬,我身难自由。古人畏简书,此道谁愆尤。况此桑弧志,及壮当远游。去去建江汉,观光帝王州。”^{[2](P68-69)}嘉靖《河间府志》卷四《官室志·公署》记载砖河水驿在州治西南^{[19](P129)}。万历《河间府志》卷三《官室志·公署》记载砖河水驿在州治南二十里^[22]。《畿辅安澜志》“卫河”卷二《原委》记载:“又东北流迤南皮县西北境,又东北流迤沧州南境之砖河驿,又东北迤捷地,则有南减水河之水出焉,又北流迤州城西。……《方輿纪要》:沧州南二十里有砖河水驿为卫河津要处。”^{[9](P837)}《大清一统志》卷十七《天津府·关隘》记载,砖河水驿在沧州南十八里卫河东岸^{[20](P655)}。以上史料均未记载砖河驿创建的具体时间。由权近的记载可以看出,砖河驿于明朝洪武年间就已存在。

离开砖河驿后,权近一行抵达吴桥县连窝驿。其《冒雨过吴桥县连窝驿》诗云:“远冲三伏热,喜得一江秋。飒飒风吹幔,霏霏雨洒舟。驿楼藏柳岸,画鼓殷芦洲。又泛南河去,吾生本自浮。”^{[2](P69)}康熙《吴桥县志》卷二《官室志·公署》记载,连窝驿在县西北四十里^{[23](P54)}。同书卷七《艺文志》载明人瞿祐

《过连窝驿》诗云:“官船往来泊官河,风有高梧鹊有柯,久客羈栖嫌寂寞,喜闻水驿是连窝。”^{[23](P176)}乾隆《河间府新志》卷五《官政志·邮驿》记载连窝水驿:“在吴桥县东五十里卫河西岸,为极冲。”^[24]光绪《吴桥县志》卷四《建置志下·驿站》记载连窝驿:“在县治西北四十里连窝镇运河西岸,明驿额设红船三十四只,水夫三百三十二名,防夫二十名,铺陈如船只数,久汰;驿设站船十六只,土民十名,水夫八十名,粮签六名,水夫五十四名,铺陈如数船只数,支应馆夫十八名。”^[25]与上文类似,地方志等史料中均未记载吴桥连窝驿创建的具体时间,权近的记载对于探讨其历史变迁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四、结语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历史上的交往极为密切。朝鲜王朝建立后,一直与明朝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每年都要派遣使臣出使明朝,这些使臣出使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记录,记载沿途所见所闻,成为研究中朝历史、文化、风俗、经济、地理等的重要材料。但总的来说,此类史料明代中后期相对较多,明代前期则相对较少。权近的《奉使录》虽然篇幅不长,且多以诗歌为主,但其史料价值却极为珍贵,尤其是其对京津冀运河风物的记载和描述,为我们研究运河交通史和城市史提供了重要视角。其对运河沿线驿站的记载以及对通州运河、天津直沽里的描述,对于深化京津冀运河文化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蒲清, [韩]权锡焕编著. 韩国古典文学精华[M]. 长沙:岳麓书社, 2006.
- [2] 权近. 奉使录[A]. 明代基本史料丛刊·邻国卷(第4册)[C]. 北京:线装书局, 2006.
- [3] [韩]朴元煥校注. 崔溥漂海录校注[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
- [4] [日]笑云瑞訃. 笑云入明记[A]. [日]村井章介, 须田牧子. 日本僧の見た明代中国[C]. 东京:平凡社, 2010.
- [5] [日]牧田谛亮. 策彦《入明记》の研究[M]. 京都:松崎印刷株式会社, 1955.
- [6] (明)沈应文. 万历顺天府志[M]. 明万历刻本.
- [7] (清)吴存礼修. (清)陆茂腾纂. 康熙通州志[M]. 清康熙三十六年刻本.
- [8] (清)高天凤修. (清)金梅纂. 乾隆通州志[M]. 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
- [9] (清)王履泰. 畿辅安澜志[M]. 清武英殿聚珍版印本.
- [10] 阙勋吾. 简明历史辞典[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社,1983.
- [11] (清)阎甲胤修.(清)马方伸纂.康熙静海县志[M].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12] (清)薛柱斗修.(清)高必大纂.康熙天津卫志[M].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 [13]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清稿本.
- [14] (明)谢肇淛.北河纪[M].四库全书本.
- [15] (明)佚名.寰宇通衢[M].明初刻本.
- [16] (明)王鸣鹤.登坛必究[M].清刻本.
- [17] 张德信.朝鲜使臣眼中的运河与淮安——以权近《奉使录》为中心[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6,(6):6-9.
- [18] 河间市邮电志编纂委员会.河间市邮电志[M].内部资料,1997.
- [19] (明)樊深.嘉靖河间府志[M].明嘉靖刻本.
- [20] (清)和珅.大清一统志[M].四库全书本.
- [21] (清)胡淦总修.(清)庄日荣纂修.乾隆沧州志[M].清乾隆八年刊本.
- [22] (明)杜应芳修.(明)陈士彦纂.万历河间府志[M].明万历刻本.
- [23] (清)杨萃.康熙吴桥县志[M].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 [24] (清)杜甲修.(清)黄文莲纂.乾隆河间府新志[M].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25] (清)倪昌燮修.(清)冯庆杨纂.光绪吴桥县志[M].清光绪元年刊本.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cenery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anal in Quan Jin's *FengShilu*

HU Meng-f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an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FengShiLu* is a record of Quan Jin's visit to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22nd year of Hongwu (1389). It contains poems and essays written along the way. It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of history study of China's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On his way to Nanjing, Quan Jin went southward from Tongzhou along the Grand Canal to Yangzhou, and then crossed the Yangtze River to Nanjing. Many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about the scenery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anal are collected in this work *FengShilu*. These records provide mutual proof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local chronicles, making up for their missing information. They are of great value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anal at 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Quan Jin; *FengShilu*; Ming Dynasty; Beijing-Tianjin-Hebei Canal

[责任编辑:张胜广]